

黑牢之恋

……□□□ 此时
已经绝望了，他猛然向一辆迎面而来的汽车撞去。就这样拖着一条断腿，满怀悲愤，被押到了劳改农场……

◎ 白祖诗 / 著

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



黑牢之恋

……□□□ 此时
已经绝望了，他猛然向一辆迎面而来的汽车撞去。就这样拖着一条断腿，满怀悲愤，被押到了劳改农场……



◎ 白祖诗 / 著

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牢之恋/白祖诗 著. -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
2006.1

ISBN 988-98861-0-3

I. 黑… II. 白…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37-G1

黑牢之恋

作者:白祖诗

责任编辑:史 炜

装帧设计:康笑宇工作室

出版发行: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

印刷:北京市南召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700 千

印张:25

印数:0001-4000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88-98861-0-3/1.2066

本册定价:40.50 元

序

1988年春，香港一份杂志刊载了一篇文章《一个右派分子的沧桑史》。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请看一下这篇文章的几段（除有关人名删除外，其余一字未改动）：

……勾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他）1957年反右时被打为“右派分子”受到了残酷折磨，后被安置到昆明市□□□□中学教书。这位不安分的“右派分子”写了一本书……因此，他头上又加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大会批，小会斗，自然不在话下。“军宣队”进校后，正在考虑如何处理他时，这位躺在棺材中抓痒——不知死活的□□□，又和学校的校花□□□有了恋情。按规定师生是不能讲恋爱的，可是这位身高一米九，年届三十五岁的人竟和年仅十九岁的校花秘密同居了。校花爱上一个“三反分子”，必然是一场大悲剧。

驻校‘军宣队’知道□□□与□□□秘密同居后，立即把□□□的粮食、户口关系转到边疆农村。粮食供应断绝了，他们就两个人吃一个人的定量，每天是半饥半饱的。

……物质手段不能使他们屈服，就把□□□弄到学校里关押起来，白天黑夜进行车轮式拷问。同时又逼□□□揭发□□□的反革命言行和诱奸她的事实。“军宣队”许诺：如果□□□揭发了□□□就可以免除她下农村，并把她的粮食和户口关系转回城市，如果不揭发□□□就要处分她。□□□对“军宣队”说：“我没有发现□□□有任何反革命言行，他也没有勾引我，是我主动追求他的。如果我和他相爱是一种过错的话，我愿承担一切罪责！”“军宣队”失望之余，加紧对□□□的迫害。□□□顶着沉

重的压力，每天风雨无阻，天□□亮就赶到关押□□□的学校里，帮□□□扫地、倒痰盂、叠被子。这对恋人的顽强意志使我亲眼看见了残暴统治虽可以毁灭人的肉体，却不能征服人心。连这么一个弱女子的心都不能征服，更何况十亿人民！

……□□□此时已经绝望了，他猛然向一辆迎面而来的汽车撞去。但是，自杀没有成功，汽车只压断了他的一条腿，这个体残心碎、从死神手中侥幸逃脱出来的人，就这样拖着一条断腿，满怀悲愤，被押到了劳改农场……

经查证，这篇文章内容基本属实。本书有关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是根据这篇文章提供的框架展开的，至于书中描写的其他人物则纯属虚构。

本书充分展示故事的历史背景，使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广阔场景和男女主人公的故事有机联系在一起。

本书出版得到云南省电影公司总经理杨勇先生的大力支持，特表谢意。

目 录

序	1
第一章:大学生活	1
第二章:山雨欲来	42
第三章:转 折	90
第四章:坠入深渊	134
第五章:英华女中	169
第六章:夺旗事件	212
第七章:目光恋	263
第八章:急风骤雨	320
第九章:女中红卫兵	360
第十章:飞车千里	405
第十一章:曲 折	463
第十二章:血染婚纱	532
第十三章:撞车以后	596
第十四章:友 谊	642
第十五章:黑 牢	683
第十六章:归 来	740
尾声	784

第一章：大学生活

1

云南省 S 大学,1956 年初冬一个中午。

“小燕,团总支副书记杨德勤通知说今晚在省委礼堂有一个很重要的晚会,要我们两去参加,说是政治任务。”物理系一年级的王艳玲在宿舍中对范小燕说,宿舍里只有她们两。

“是陪首长跳舞吗?”

“肯定是!”

“当初叫我们两参加歌舞团培训跳舞,我就有点不想去,我就怕会叫我们去参加校外的舞会。杨德勤说是为了开展学校的文娱活动,要我们去参加培训是校党委指定的……校党委怎么会知道我们,是不是他说假话?”小燕说。

“我曾经问过他, he 说是校党委办公室的刘克华要物理系派两个清秀的女生去学跳舞,培养文娱活动骨干,物理系虽然是大系,但女生并不多,他说长得清秀的只有我们两个……他讲话时那双眼睛贼溜溜的,说话嘻皮笑脸的,被我喷了他几句。他说他和团总支书记赵敬业商量过,是老赵作的最后决定。我想老赵是好人,也就答应了。”

“杨德勤看人那双眼睛总是贼溜溜的,真令人讨厌!特别是对你,你注意了吗,他老是盯着你的胸脯子。我看你要小心些。不过,说真的,艳玲,你又漂亮,身材又丰满,走到哪里总是光彩照人。”小燕说。

“看你这小丫头,瞎嚼些什么?谁不知道范小燕是物理系的睡美

人,你那双半睁半闭的眼睛,令多少人心驰神往,我怎敢和你比!你竟然敢笑话我,看我收拾你……”王艳玲伸出两手就去挠小燕的胳肢窝,小燕一边笑一边躲。

两人嘻闹了一会,小燕说:“好,别闹了。跳舞真是政治任务么?”

“哈!你忘了歌舞团那位团长讲的故事了?”

原来一个多月前,她们两和其他系的几个女同学去参加跳舞培训时,省歌舞团的一位老团长讲了一个故事:“万隆会议时,总理路过昆明,省委布置我们歌舞团的女演员作好准备,陪首长跳舞。那天等到天黑了,不见动静,我就把女演员给放走了。谁知突然接到通知要立即到省委礼堂集中,我吓了一跳。正在叫人分头通知演员赶回,被省委一位副书记叫了去。我一进办公室,他就大吼大叫,铺天盖地地大骂了我一顿。他说‘你这混蛋,你明白吗,这是宰相来了!宰相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皇帝就是他!’他把桌子拍得震天价响,厉声说‘你误了今天的晚会,老子开除你党籍!’真把我吓得出了一身汗!”

小燕心中回忆着这位团长讲的故事,笑道:“喂,你说这些领导人爱跳舞,是从北京传来的吗?”

“我听说,共产党的领导,对西方的许多东西都看不惯,唯独对跳舞是例外。从延安时起,就经常有舞会。”

“你们两在这里,让我们好找!”杨德勤陪着校党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刘克华笑着走了过来。刘克华上下打量了她们两,先注视了一下艳玲那双明亮的眼睛,又转向小燕,见小燕的眼睛似乎眯成一条缝,微微透出一缕动人的光芒,见有人瞪着自己,不自觉地眼睛一睁,一双秀美的眼睛忽然睁大,光芒闪耀,令人一惊……他怕失态,立即笑着说:“党委王副书记指示,今天是特殊情况,北京有代表团来,歌舞团下乡演出去了,没有人,不得已才叫几个大学的学生去陪舞,这是一次例外,也是难得的机会。你们两今天如果有机会和省里领导跳舞,千万别忘记了向他们说一下……他靠近两位姑娘,对她们轻声耳语了一会,然后说:“这是学校党委交给你们的秘密使命,你们一定要

多动些脑筋,争取打动首长,希望你们顺利完成!这是学校交给的政治任务。今晚就由杨德勤送你们去。他虽然现在是学生,但当过派出所长,他有保卫工作的经验。”他转身对杨德勤说:“你送她们去,等到晚会结束再接她们回来。”

杨德勤立正向刘克华敬礼:“我保证完成任务。”

这年因为生源不足,国务院下令支持在职年青干部报考大学,S大学物理系招进了许多调干生。一年级两百多学生,调干生占了三分之一。杨德勤和赵敬业都是调干生。

王艳玲参照歌舞团培训时学会的化妆技巧,在脸上涂了一点脂粉,嘴上淡淡上了一层口红,显得很艳丽。范小燕犹豫后,只微微搽了一点粉。杨德勤来接她们时,看见王艳玲上了妆的样子,笑道:“啊,真像《红菱艳》的女主角,我还没有看过你两跳舞,一想起《红菱艳》那部电影,总是羡慕得很!我一定设法找机会溜进去好好看一看。王艳玲今晚这么鲜艳,一定会‘艳压群芳’!”

“你是狗嘴吐不出象牙!”王艳玲嘲讽道。

“好啊,我就做你的忠实走狗天天跟着你你要不要?”杨德勤嘻皮笑脸。

“这是你说的?”

“是我说的,只要你高兴,我可以再说一遍!”

“哈,明天我就把你的话告诉班上的同学!”

杨德勤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尴尬地笑道:“你要去说,我一概不认!这话只是对你们两说的。”

“行啦!别说了,艳玲,莫忘记学校交给的任务。”小燕说。

“你说的是找人……秘密使命?”王艳玲笑了。

“对!你今晚这么显眼,那些大官一定会请你跳舞的。”小燕打趣道。

“哈!什么秘密使命,我没听清楚,没想到学校党委竟然会求到你们,真是怪事!”杨德勤谄媚地笑着说。

.....

在舞会上,艳玲和小燕先后和几位领导跳了舞。她们对主管文教的副省长和省文教办主任都述说了S大学基建款的事。艳玲在和不太会跳舞的文教办主任跳时,那位主任高兴极了,一连几次称赞艳玲跳得好,并说:“刚才看你和副省长跳,你就像天仙似的!”

“我们学校基建的尾款一直没有下拨,学校希望能尽快拨下去,请主任关心一下。”

“是,是,不成问题,我一定尽快划拨。”

“你说得好听,等舞会完了,还不是转身就忘了。”

“我向你保证,你,噢,是王……什么玲。”

“王艳玲。”

“我向你保证,王艳玲同学,三天内一定划拨,办不到,你可以责问我嘛!”

休息时,办公厅一位领导大声说:“今天为大家跳舞助兴,准备了一些水果,特别是才从昭通运来的批谷,又大又嫩的批谷。希望大家尽情享用。”

小燕扯了扯艳玲的衣服问:“什么‘批谷’?他说什么?”

艳玲大笑起来,指着服务员手端盘子中的苹果说:“这不是!他说的是苹果。这个人是少数民族干部,他的口音有些特别,把苹果说成了‘批谷’。”

小燕也笑了。

会场上许多人交头接耳,有些人竟然笑得前仰后合。

“哈,屁股!屁股!”

“又大又嫩的屁股!”

“希望大家尽情享用!”

.....

人们笑着议论纷纷。小燕和艳玲脸上热辣辣的。

晚会结束后,在回学校的路上,杨德勤眯着眼睛怪模怪样地笑着问:“我溜进去看你们跳舞,听有些人说舞会上有人讲又大又嫩的屁

股大家可以尽情享受,有这事吗?”

“你说什么?你这流氓!你这狗嘴……”王艳玲一脸怒色。

小燕想着苹果的事,没有吭声。

“又不是我说的,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这又大又嫩屁股的事,都传开了,会场外面的人都在议论,可不是我造谣。你生那么大的气做什么。”杨德勤向王艳玲陪笑脸。

“不许你胡说八道!这就是造谣。谁再说我就向党委报告!”王艳玲厉声说。

“是,是,我不说就是……追查起来也不关我的事。”

……

几天后,“屁股风波”竟然传遍了各个大学,省委办公厅和省公安厅都介入了。党委王副书记找艳玲和小燕到办公室作了个别谈话。

王副书记紧绷着脸,叫她们坐下后,问道:“前几天参加舞会你们情况怎样?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没有?”

两人四目相对,不知该怎么回答。

“有人摸你们的屁股了吗?你们看到有人耍流氓了吗?”王副书记显然非常认真。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王艳玲的脸涨得通红。范小燕羞得低下了头。

“这就是了!告诉你们,现在有人造谣,说省委的舞会上有人摸女学生的屁股,省委办公厅已经通知,这个‘屁股风波’谣言完全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公安厅已经布置追查。省委已经通知,今后不准再安排大学生参加舞会。你们要清醒,千万不能相信阶级敌人的谣言。”

“王书记,其实那说的是苹果……”艳玲欲说又止。

“管他什么苹果、屁股,把这事忘记了!听懂了吗?对了,学校基建的尾款已经拨下,你们顺利完成了党委交给的“秘密使命”,我给你们两记一等功一次!”王副书记大笑起来。

2

物理系一年级的学生们，在第二节课后都忙着从各自的小班教室赶向大教室上数学课。由于物理系一年级学生太多，教师不够，数学课都是到大教室去上。杨德勤忙着跑着前进，他和许多调干生一样都急于赶着去抢前排的位子。由于教室大，在前面更听得清楚些，记笔记也更容易些。杨德勤喘着气抢到一个座位坐下，抬头一看，发现前几排座位都被抢占了，只有第三排最左边留有两个空位。身旁一个调干学生指着这两个空位对杨德勤笑着说：“谁说中国没有 lady first！王艳玲和范小燕抢了几次的椅子竟然成了她们的专席啦！”

“什么 lady first！还不是因为她两个漂亮呗！你不信？如果是两个丑八怪，我敢保证没人会让她们，人们总是看麻衣相的。”杨德勤油滑地一笑。

“喂，听说她们去跳舞，舞会上有人摸女学生的屁股？学校是派谁去保护她们的？”

“放屁！那是反革命造谣！那天晚上是我亲自送她们去的……公安厅正在追查，你小心被当做反革命！”杨德勤厉声说。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旁边那学生连忙解释。

十点过两分，艳玲和小燕匆匆赶来，看到前几排的椅子已经坐得满满的，只有三排左边那两个位子空着。她们用抱歉和感谢的目光向四周一扫，就坐了下来。许多同学的目光都随着她们的动作移动，并停留在她们椅子周围。

“你知道吗，学校通知，今天是由数学系的老师上课。徐教授病了。”艳玲问。小燕回答说：“我知道！听说今天给我们讲课的是新从北京大学调来数学系的讲师王辉，要代课一个月呢！”王艳玲说：“徐教授是物理系本系的老师，讲得那么好，换成数学系的老师讲，谁知讲得怎样。”范小燕正想说什么，一不小心，手臂一动，把放在耳朵椅

子上的书和笔记本全碰掉在地上。

大教室没有学生用的桌子,全是耳朵椅。就是在椅子右边装上一块耳朵形平板,让学生放笔记本和书写用。

艳玲帮助小燕捡起掉下的东西,看见笔记本里夹着的一张考试卷子露了出来,上面有红字写的 100 分。

“你真行,又是个 100! 怎么不让一次给我?”她抬头向范小燕一笑。

“你上次不也得了 100 分。”

“可你已经有五次 100 了,昨天林老师还一个劲夸奖你呢!”

……小燕想起昨天下午上习题课的情形

物理系一年级一小班的教室里,数学老师林助教站在黑板前,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范小燕。

林助教穿的灰色裤子和薄毛衣与学生们完全一样,短短的平直发型也和学生们完全一样,只是毛衣上绣有几朵红花。她在黑板上写完字,站到课桌旁,眼睛横扫过每一个学生的面孔,然后,以郑重的语气向全班学生说:“这次小测验,范小燕又得了 100 分!”

全班三十多双眼睛一齐转向范小燕。小燕的双颊微微发红,低垂着头,眼睛呆呆盯着桌子上的《数学分析》。

“大家算算,你们入学以来,已经三个多月了,为了督促大家打好基础,一年级七个小班都搞了六、七次小测验,范小燕一人竟然得了五次 100 分。可是,也有许多人多次不及格。特别是你们这些调干生,大部分都考得不好。我知道,你们从国家机关一下子转到大学学习,是有困难,可三个多月了,也应该跟上来了,据我所知,调干生中也有学习很好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报告林老师,我们也很焦急,团总支刚开过会,要求党团员带头,一定要以拼命精神闯过这一关。我是一个党员,已经 27 岁了,今年勉强考了进来,觉得各门功课都很吃力,特别是高等数学,我……。我几次不及格,自己真没有脸……。但也希望得到更多的帮助!”穿着淡黄色旧干部服的一年级团总支书记赵敬业站了起来,说完坐下。

他的领扣没有扣上,头发也比较乱。

“赵敬业,我知道你很用功,你还是有进步的嘛!但你们调干生必须过数学分析这一关。徐教授常说,数学是物理学的基础。微积分是物理学家牛顿创造出来的,没有高深的数学做基础,也不会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总之,数学不好,物理也是绝对学不好的……你知道三班的施彤吗?他不也是调干生,他的……”

“老师,我们哪能跟他比……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赵敬业说。

穿着很整洁的杨德勤举起手来说:“报告,我想说几句。”边说边站了起来。他的头发梳的比全班任何一个男生都更认真,闪出油光。“林老师,你看,我们年纪比从中学来的同学大了不少,我已经 29 岁了,离开学校多年,政治课我们大约要强一些,数学物理一时有点跟不上,也很自然。我想说的是,七个班在一起上大课,两百多人,常常听得不是很清楚,有问题又不能及时提出。系里能不能给我们开个小灶。”

“什么小灶?杨德勤,你说清楚些!”一些从中学来的学生感到莫名其妙。

“在机关里,一般干部吃的伙食是大灶,县团级吃的是中灶,十三级以上地师级的干部吃的是小灶,伙食比大灶好得多。我说开个小灶,就是说给我们一点特别帮助的意思。”杨德勤说,接着自己坐下。

“你的意见我向系领导反映……这样,我会花更多精力帮助你们……范小燕、王艳玲,你们两的数学课在全班最好,能不能抽点时间帮助班上的调干生同学?”林老师说。

“她们自己也很忙,不知道能不能抽出时间。”赵敬业说,他腼腆地侧过头向小燕看了一眼。

“我觉得我们可以抽出一些时间帮助他们。”范小燕轻声说。

“你呢?王艳玲?”

“帮助同学学习,可以,但我们不是伙头军,不是侍候人吃什么中灶小灶的。杨德勤是不是大灶吃多了,一心想吃高级干部的小灶,请问你,准备什么时候爬到十三级?”同学们听着她的话都笑了起来。杨

德勤板着脸孔说：“我不过随便打个比方，你这嘴也太厉害了。”

艳玲低声对杨德勤说：“如果有狗灶；我倒愿意帮忙。”

“你一定会嫁一个狗老公！”杨德勤狠狠地说。

艳玲想起那天曾骂他“狗嘴吐不出象牙”，自知失言，把头扭了过去。

一些同学笑了起来。

林助教打断说：“好，那就这样定了。我每周给班上的调干生补习一次，就算是你们说的什么小灶吧！平日每次大课后，调干生有问题，可以请范小燕、王艳玲她们再给讲讲。”

小燕回过神来，把掉落的笔记本打开放在椅子的耳朵板上。她对艳玲说：“我也和你一样，觉得徐教授是物理系本系的教师，讲得那么好，改由数学系的教师上课，有些不舒服。”

这时，一个穿着浅黄色旧中山服的小平头工人走进来站到讲台上，熟练地用搽子搽去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迹。

“你们看，这个工人从来没有见过，他搽黑板的手法真熟练极了！”

“这工友样子还挺神气的！”

“看他搽黑板的手势，一划一个弧形，满漂亮。”

“你们注意没有，他的搽子的轨迹基本上没有重复。”

“这个人要是到公共食堂里收碗筷，保险能当上劳动模范！”

几个男学生笑着议论。

突然间，那位搽黑板的工人转过身来，双手拄在课桌上，大声讲起英语来：“We say that a function is that if Y is a viriable……”大家正在莫名其妙时，忽然听到大班长的口令：“起立！敬礼！”

这时，人们才醒悟过来，这个小平头就是来代课的数学老师，学校里的教师从来没有谁剃成小平头。

“老师，听不懂！”几个调干生叫起来。

“老师，请用中文讲！”从高中考进来的学生也不习惯英语讲课。

王老师用手拄着桌子，用难以理解的神情看着学生们。停了一会，他才说：“刚才这几句都听不懂，这怎么行？这可是最简单的话呀！英语不行，怎么学现代科学，其实，数学用英语是最容易的……”

“老师，我们才是一年级！”不少学生叫嚷着。

“毕竟是北大来的，是有些不同！”

“这是数学系的老师看不起物理系教师自己上数学课，故意安排给你来个下马威！”

台下一片嘈杂。

“好，好，既然听不懂，我就尽量用国语，暂时不说英语，但我会逐渐增加英语分量的。”

在两节课中，王辉流利地讲了二次微商的问题，在快到第四节下课时他说：“学数学必须把基本概念搞扎实，一点不能妈虎。我来给你们复习一下功课，找几个人问几个问题……杨德勤！”他打开学生名单本碰巧翻到一小班的名单，边看边大声呼叫。

杨德勤站了起来。全场顿时显得气氛紧张。徐教授上课从来没有当着两百多人把学生叫起来问问题。坐在前几排的学生们都低下了头，唯恐和老师的眼光相遇被叫起来提问。

“你说说什么是函数的连续性和一致连续性？”

“函数的连续性是……如果……如果……”杨德勤毕竟年纪较大，虽然回答不出来，并没有惊惶失措。

王辉继续翻名单，接连把七、八个学生叫起来，没有谁的答复令他满意。赵敬业紧张得两手手心出汗，唯恐叫到自己。像这样，把成批的学生叫起来回答问题，又不允许他们坐下，是物理系一年级学生从来没有见过的事，全场常有的些许嘈杂完全消失，鸦雀无声。

“蒋若龙！”王老师又大声呼唤。

三小班的蒋若龙站了起来。这是一个体格健美功课拔尖的从中学录取的学生。他因为功课好而充满自信，用清楚有力的声音回答道：“如果有一个变量 ε ，我们任意给出一个很小的量，不论给出的量多么小，总可以使 ε 变得比这个量小 η ……这就是一个无穷小量。如

果有一个函数,在 X 点增加无穷小量 ΔX 时, Y 轴的增量是同级的无穷小量,这个函数在 X 点就是连续的……”

“回答得非常好!”王老师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他接着问:“那么一致连续性呢?”

蒋若龙的回答未能令王老师满意。他正准备再叫人回答,下课铃声响了。王老师叫站着的学生坐下,一挥手不等班长喊起立,自己就往教室外走。

前排一些学生跑上前围住他,后面也有一些学生赶上来。

“老师,究竟连续和一致连续有什么区别?”几个人同时大声问道。

“有谁懂没有?”王老师问,他的目光扫过所有在场的人。

没人回答。

“听说有一位在小测验中考了多次 100 分的同学,在场吗?”

一小班几个学生望着范小燕,她犹豫了一下,看着老师微微点了一下头。

“原来是个女的,我似乎听说是个男的呢。”王老师自言自语地说。

“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老师,我……我可以试试……”她有些迟疑地说。

“行,有一个人懂也好。对不起,我要去一下厕所。来,你们不懂的问她。”他边说边走开了。

“真古怪!”有人说。

“听说就因为脾气古怪才从北京调来云南的,他连北大的教授也不放在眼里。”有人应声回答。

“这个名牌大学来的王老师,听说很看不起女人,有一位数学系的女讲师去他的宿舍求教,敲门敲了许久,他就在里面,可就是不理睬,把那女老师气坏了。”一个男生说。

“什么女人男人的,居里夫人不是女的吗?真是岂有此理!范小燕不就是女的吗?你们男生哪个有她行!来,小燕,你给他们讲!”艳玲